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杵萃編
第十七回 祝融一炬燬盡銅山 飛燕重逢營成金屋

卻說傅又新在袁寶仙家吃酒，忽然聽見火起，連忙派人去打聽，去的人回來說楊樹浦的厚存紡織廠燒了。管通甫道：「才說這羅萬象，羅萬象家就出了事。」廖庸庵道：「那是不要緊的，他這總生意買了燕梳的大家，沒甚關心。」也就各散。次日再去打聽，哪知厚存紡織廠這位管事的也服了河芙蓉膏，差不多要同石曼卿見面了。卻好，羅仲苞也到上海，細細考究起來，才知道這位管事的倒也沒有荒唐虧空，拿著東家的生意也很當事，外頭又並不瞎應酬，雖在上海，連堂子裡的酒都少吃，戲館裡的戲都少看，那租小公館包信人拼大姐更是沒有的事，卻只平生最會算小，無論甚麼事，都要打打算盤。這紡織廠他管了也有好幾年，當了這麼大管事的，他連紙張、燈燭、茶葉、水煙都不肯稍為浪費，廚房裡是輕易不肯添菜。每月廠用比前手管事的要省了好多，就是串頭秤底都要替東家算到，不肯叫東家吃虧。因為近來保險長了價，比前期的差了好些，他定要照原價，那家保險行不肯答應，他又去找了幾家，雖然也些須有點低昂，但比那前期的價總覺相去懸遠。這紡織廠不是一萬兩萬的生意，這裡頭進出的數可也不小，他總捨不得答應。這時候，前期的保險已經限滿，後期的保險又因價錢沒有講定，還未出單，他的一個副手也曾勸過他，說這保險的事是一天拖不得的，不要惜這點小費罷，再不然先保個半年三個月，到那時再看光景也好。他總不肯叫東家花此冤枉巨款，游移不決，只想那些保險行貶價俯就，而且以為天下哪有這種巧的事體，這幾天裡頭就會出亂子不成。哪知天下竟有這種巧的事體，就在這幾天裡，竟出了這個亂子，幾百萬的本錢付之一炬。他想這就妻身碎骨也填還不了東家，只好學那些保國忠臣把國家的大事弄壞了，臨了照死塞責，還要博個成仁取義的美名呢！

這羅仲苞不獨在上海開了這個紡織廠，寧波、廣東、漢口、天津、香港、澳門，皆有他的莊號。每處總有一二百萬的生意，他那財不獨人家不曉得他的細數，就連他自己也弄得糊裡糊塗無從計算。洋商裡頭信服他的也很不少，平時只要他招呼一聲，數十百萬咄嗟之間可以立集。這廠雖然被燒，他覺得收拾餘燼，重整旗鼓也還不難。哪知道銅山西崩洛鐘東應，他寧波莊上一個管事的人也還誠謹，只是膽子太小，聽見上海這個紡織廠失了事，想這下子不知要吃多少虧，這個寧波的莊子恐怕也站不住，萬一倒了下來，必定要帶累我下班房坐監牢，弄的不好還要吃板子都說不定。這麼一想真正十分可怕，連他的娘同老婆、兒女都不要了，搭了輪船溜之大吉。這些伙計管事的跑掉，也都趁火打劫，卷了些銀錢，各自去投路。這個莊子也就同那些防邊防海的梁子一般，還未曾望見敵旗寇艦，就先不戰自潰。那廣東坐莊的一位，還是靠這羅仲苞撫養成人的一個姪子，他聽見這兩處的信息，就把資本匯運出洋，家眷也搬到香港，自己卻出頭請官封閉。這三處不到十天皆成了一個土崩瓦解的情形。天津、漢口也就支持不祝羅仲苞領的各省公款不在少處，各有大憲紛紛的電飭上海道：「查拿押追。」

初時，羅仲苞還躲在租界想洋人保護，有幾家洋商也肯替他說話。爭奈香港、澳門兩處不好的消息也相繼而來，虧空洋人的款項也不可數計，連這幾家洋商也保不住他了，只好把他送交上海道發縣管押。浙江撫台也早行了文書，叫寧波地方官查封他的家產。這位鄞縣大老爺是個辦事最為認真的人，接到撫台的密札，他就秘密的到營裡要了二百名兵，但說撫台叫調的，也不說出所以然。到了五更多天，帶了幾十個有力的家人差役同著調來的兵，把這羅萬象的房子圍的水泄不通，然後親自帶了家人差役叫開大門一擁而入，可憐這羅家的人，雖然曉得倒了兩處莊子，總覺得百足之蟲死而不僵，而且這位羅仲苞又是京中王公巨卿、外省督撫司道有點名望的都同他是刎頸之交，平日得他好處的也真不少，就有些甚麼哪有個不合交情照顧照顧的道理，哪裡就會弄查封家產呢？就要抄家，也不過把田產房屋封去罷了，而且本地方的官府一年也受他家許多饋贈。這位縣官尤其要好，三日兩頭過來吃酒打牌，有喜慶事體，都是他來陪客照料，不但羅仲苞有事托他百依百從，就連家人們要送個把佃戶，請他打一千不會打九百九的，這樣的至交有點事體，好意思不通個信，所以一點沒有準備。誰知這位到官竟是個顧公義不顧私情的人，親自登門做那《紅樓夢》的趙堂官。這位大老爺一進了門，在屏門口設了公座，像那院試的時候提調官點名的一樣，靠西向東的坐著，吩咐先攆男人出門後攆女人出門，可要在各人身上細細搜檢，不准夾帶財物。光是些男的家人、伙計、戚友、親丁一一搜清放出，後來到了女的，這縣官說，也得要細細的搜，這些家丁差役巴不得這一句，在這些婦女身上胸前袖底褲襠沒一處不搜到，而且這重門搜過，那重門又要搜，弄的這些婦女失履敞襟，披頭散髮，哭哭啼啼的求死不得。搜了一半，幸虧本府大人來了看著太不成樣子，吩咐婦女身上不准亂搜，只要不成箱整捆的搬運，就隨身帶著點首飾，攜點奩具都不准阻攔。這道恩諭下來，這些婦女才有點生路，各人隨身帶點細軟金珠卻也不在少處。他兩個兒子就全靠他妻妾們身邊帶了點兒，後來才得支持衣食，重整一個小小門庭。等到把婦女攆盡，然後府縣帶著文書差役進去，把一房一房的箱籠打開，逐件登簿，也有二三十萬銀子的東西，但抵起他的虧空來那真是百不及一。這羅仲苞在上海縣裡押了兩年，還是一個洋商說外洋本有告窮之例，他既家產盡絕，要了他的性命也是沒用，請領事向上海道說，把他放了出來，有兩個不忍相離的妻妾身邊帶了點珍寶，同他在上海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屋，也還安安樂樂的終了餘年。他那時沒有財去易人家的色，那些平素以色來易他的財的，也就另尋主顧不來訪問他了。

看書的諸位，照這羅萬象的收場結果論起來，自然說是他好色之報，不知就是這財積的過多，也真能盈滿為災。你看凡有富過百萬的人家，壞起來總是一敗塗地，沒有漸漸熄滅的，就同那樹木一般高逾百丈大可數圍倒起來，總是連根而撥，沒有一枝一葉慢慢朝下落的道理。若到了數百萬以上，自然做的總是些大來大往的生意。牽枝帶葉的事業，到那時候也真不能自主。人家怪他不肯收手，不知到了這個地步，也只有聽其自然做將過去，做的好運倒幾時，做的不好早倒幾時，若要想收手，你收手的這天，就是到的這天。看他是富，可敵國不知他真有騎虎難下之苦。從前，那杭州的胡雪岩不也是這個樣子麼？

近來有位先生的家訓說，子孫每人富不准過十萬。此種見解，新學朋友必說他黃老之學太深。然而為保家保身之計卻不得不然，所以人生於這「財」字只須求其夠我一生之用足矣，又何必貪多務得呢？至「色」字多的壞處，甚麼窺簾留枕、廣田自荒、賣履分香、他人入室，那是人人都曉得的，也用不著做書的細說了。

再說這羅萬象出了這個事體，在羅萬象呢，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雖是一場春夢，也還足以自豪，只急得這位廖庸庵，竟如嬰兒失乳一般弄個走頭無路。那位傅又新本來在外洋做生意，也並沒有甚真理理財的學問、致富的經論。不過那時候在外洋做生意的人少，他是一個孤身無所繫念，舍著性命去乾，吃得苦甘得出，又碰著他幾年的運氣，就成了這一番事業，同那些聚賭的人一般，當了兩件衣服，拿這錢全數打了上去，居然中了，再翻再中，只要財運好，幾寶功夫就可盈千累百。你道他有甚麼操券而致的勝算麼？中國人卻把他當作一個天富星下凡，撮攬著他以為就可振興商務，廣濬財源，真與做夢無異無怪。這廖庸庵跟了他來，弄到無可下台。那增朗之因為他老翁惠蔭州現已過了道班，住在南京，是以前去省親，並要了點指省引見的款項。這時候也就南京回來，同這傅又新談談還是一篇大話說：「我不過放心不了這些中國的官府，我要不是怕他們朝令夕改，我一個人號召起來，這點事有甚麼不成？不過我不犯著去做。」再去問問那位廖庸庵已如斗敗蟋蟀，只有滿盆亂撞而已。增朗之看這樣子，曉得是個一場沒結果的事情，不如還乾自己的正經事罷。想那廣東是不能再去的，改哪一省好呢？因想起江西這位瑞久帥是做過江寧藩台的，同老翁於財政上頭很有點密切關係。到了那裡，他不好意思不另眼相看。

任天然、鄧幼樞、全似莊幾個江西的闊人，這回又都在上海混熟了，自然也可以照應照應，不如指省江西罷。就托袁子仁替他上兌加三班捐指省，又托他致信廣東號裡，把那邊存帳結了過來，一面打電報叫他內姪子燕把他妻妾送回上海。原來他在谷埠船上已納了一位小星，名叫鑰紋。他這內姪卻至今尚未娶妻，倒也不覺得鰥況之苦，袁子仁就約他今天晚上到袁寶仙那裡吃酒，增朗之答應了。這天袁子仁請的是任天然、王夢笙、曹大錯、達怡軒、管通甫。到了六七點鐘的光景，主客陸續到來，只有增朗之還未到。任天然同管通甫談起說：「吳伯可得了姜堰釐金，有信來約我去玩玩，我倒想去走一趟。」

達怡軒道：「那真是個好地方，泰州風景本佳。一過南門，那些雞犬桑麻、小橋流水真如世外桃源。海安、姜堰、白米，田土沃饒，風俗純樸，要在這裡卜居比我們通州好得多呢！我也想去走。我們何妨結伴到了蘆經港，如果天晴浪靜，我們就在那裡下船，你由通州而去，路也極便，冬天水小到了如臬都要換船，這時候還可以一船逕到。若是到蘆經港的時候，遇著陰雨大風，我們就不去冒那個險，同了你到鎮江，由仙女廟內河而去。我不過多走兩天路，好在我也沒有甚麼要緊的事。」王夢笙向著任天然笑道：「恐怕媚香不見得肯放你去。」任天然道：「我昨天已經同他說明，好在我由江堰就從鎮江回九江一轉，見了大小兒再到上海進京，也不過三四個月事體。」說著那增朗之匆匆跑來，也不及同大眾招呼就望著袁子仁說道：「我那指省你已經托他們填了實收不曾？」袁子仁道：「我先頭已經去說過，大約已經填了。」增朗之道：「我還要改呢。」

袁子仁道：「你同任天翁他們諸位做同寅豈不好，怎麼你又三心二意起來？」增朗之道：「不是我三心二意，我才在傅京堂那裡，看見上海道里送來的電傳閣抄，瑞大帥外署兩湖總督，我指江西原是為他，不如就改了湖北罷。」袁子仁道：「那麼我替你寫個條子去改，就填好了也沒有甚麼要緊，我的增大人不要發急。」增朗之然後同大眾相見。袁子仁寫完了改指湖北的條子，送與增朗之看過，然後叫人送去。順手就寫局票發出，起了手巾，大家入席。顧媚香頭一個先來，管通甫道：「曉得任大人要動身，所以格外親熱，明兒任大人走了，看你怎麼好？」

顧媚香道：「就是人家主公也有個出門的時候，那有甚麼要緊。」王夢笙望著顧媚香拿手在臉上刮著道：「公然就認做家主公了。」顧媚香打了他一下道：「你專會捉人家的白字。」

不一時局已到齊，那楊燕卿坐在曹大錯的背後，恰好同增朗之對面，兩人眼睛直望著增朗之看。看了半天，拉著曹大錯問道：「對面坐的那位可姓增？」曹大錯與增朗之雖初次同席，卻在別處會過兩面，就答應道：「是的，你也沒有同增大人同過檯面麼？」楊燕卿道：「我檯面上沒有見過。」嘴裡說著，那聲音竟有些岔帶著哭音。曹大錯正在不解，望他看著，只見他向著增朗之道：「增大人你可是通州的增二少爺？」增朗之十分詫異，也望他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阿啊，妹妹，你怎麼會在此地呢？」這楊燕卿止不住紛紛淚下，一面嗚咽著一面應道：「怎麼不是，你害得我苦啊，我今生還會見得著你，也算夢想不到的。」增朗之道：「我何嘗不記掛著你，你怎麼會進這道門檻呢？」楊燕卿道：「一言難盡，慢慢的告訴你罷。」坐客皆為不解，問其所以，兩人都說是表兄妹，從小在一塊的，到如今已十多年不見面。曹大錯看兩人光景，曉得必不止於表兄妹，若無枕席之愛說話不會如此懇切，就說道：「這是難得的，增朗翁先轉了局，今天就翻過去，請我們吃一台會親酒，我就此交印。」說著，把楊燕卿的金豆蔻盒子送了過去。楊燕卿、增朗之兩人正中下懷，自然沒甚推辭。兩人到了一處拉著手，又是哭。管通甫道：「他鄉遇故知最有趣的事體，不必哭了。」兩人勉強忍住了淚。楊燕卿望著娘姨說道：「你先回去告訴我娘，說通州的增二少爺來了，叫他趕緊預備一桌酒，大家就翻台過來。」說著，那眼淚又朝下淌，看的人都莫名其妙。

大約不獨當時房裡的客人、信人、娘姨、大姐不知底細，恐怕看書的一時也還想不起來。

原來這楊燕卿就是龍玉燕，他那娘楊四姐又叫羊媽媽的就是楊姨娘。自從龍伯青被惠蔭洲辭了館，攆他離開通州，他就搬到揚州住在馬市街一個小巷裡。那曉得女人家的身體，同男人家的操守一樣，男人家做官做幕，只要得過回非分的外財，就時常想這飛魚兒吃，再要收手也就不能。女人家只要偷了一兩回野食，這口味吃開了就時常想嚐嚐新，再要歸正那是萬萬做不到的。況且他們嘗的野味，是龍伯青睜著眼睛叫他們吃的，並且靠他們發的財，比那偷來吃的更覺肆無忌憚。這楊姨娘、水柔娟、龍玉燕三人到了揚州，終日倚門看街，黏花惹草。就有許多遊蕩子弟，來同這三位不要花粉身的佳人親近親近。這龍伯青本是縮頭慣的，也還沒有甚麼不能相安。有一天，水柔娟的兩個情夫因妒奸爭鬧，打到個頭破血流告到甘泉縣裡。這縣泉把這三個婦女一齊捉去，說他們不守閨訓，楊姨娘、水柔娟每人吃了一二百個嘴掌，龍玉燕因年紀尚輕幸而避免，並因這事係由水柔娟身上起的，等這兩個人傷痕平復方才釋放。這官媒家裡與台基無異，那些管家、書辦、差役曉得他是個師奶奶，個個要來領教。張三才去，李四又來，晝夜不絕，弄得這水柔娟幾乎應接不下。這卻不能怪他，就是清正點的婦女，到了這個地方，除掉一死竟沒法保得清白，那活地獄所說的情刑，到處是一樣的。做官的遇有婦女到案，就是犯奸也萬不可輕易發交官媒，這也是公門中修行之。這一鬧之後，揚州城裡都傳遍了。龍伯青到底是個做老夫子的人，怎經得住丟這個臉，就氣成一病不到兩個多月而亡。這三個沒腳蟹，只好靠著毛升，也就輪流著聽他受用。計算這龍氏父子兩人的幕囊也不下二四萬金。這毛升若被坐產招夫，同他們三人安然坐享，左擁右抱也很可以快樂一生。他卻又起了不良之心，說這樣坐吃山空不是事，不如到上海弄點事業過活。這三人久聞上海是個繁華有趣的地方，欣然從命，到了上海，毛升卻把存的銀子暗暗的匯到別處，哄說送龍研香回紹興原籍進學堂。這三個婦女有甚麼見識讓他領去，那曉得他把龍研香帶到九江，實在班子裡頭，就是第九回書裡所說的，江西督銷葉勉湖觀察討了做八姨太太的那個小旦豔香了。這母女姑嫂三人，在上海癡等幾個月下來杳無消息，存的兩個現錢將用荊到票號裡問問，存款早被毛升匯到漢口，這才曉得為毛升所騙。上海是個米珠薪貴的地方，如何支持？幸喜三人各有隨身法寶，不難自謀生計，好在這種貨色是上海最易銷售的。初時，三人同做野雞生意，都還不壞，畢竟天生麗質。不久，一個娘姨看中了玉燕，中了幾百塊錢，把他包了過來，改名燕卿，調到書寓裡頭，他喉嚨是生成的，曲子學的不少，稍須理一理，便可出常相貌既好，應酬也不壞。那牀第工夫，時常同他嫂嫂討論討論，頗能心領神會。因為他號叫夢飛，所以得了這滿牀飛的雅綽。不到一節，聲名雀起，做了兩三個節，替這娘姨賺的錢真不在少處。這娘姨倒也還有良心，在他身上發了些財，覺得過意不去，把他的娘接了回來。現在做的生意，還是兩人分帳。他娘雖然要去貼點餅頭，也還很覺寬裕。又去買了一個討人，就是那個燕如。那水柔娟另外搭了一個姘頭，前兩節做了幾時打底娘姨，現在同著姘頭搬到六馬路去住，同他母女久已不通聞問。

今天楊燕卿看見增朗之，回首當年怎能叫他不傷心痛哭呢？

大家翻台過來，那楊小姐看見增朗之，叫了一聲：「二少爺！」

也是珠淚盈眶、搖搖欲墮。這台酒曹大錯原是避賢讓位，替他二人作合的意思。大家又都已飽餐一頓，本吃不下。那王夢笙更是以條約為重，所以叫局一到，略吃幾杯，便催拿飯。這楊燕卿母女兩人同著增朗之，也急欲細訴離情。約略處邀了兩回，也就主從客便，催著上了乾稀飯。迨至送客後，偏偏燕卿又有兩三處來叫堂策只得去了。楊四姐就同增朗之在煙榻上，把那崇川分手以後的苦情，細細陳說。不過他自己在甘泉縣堂上吃那五分頭一節，卻隱而不宣，也是愛惜顏面必然之理。正在絮語，那燕卿已出局歸來。脫了外衣，就坐到增朗之懷裡，說道：「我們別後的些事情，我娘大約都同你說了，你把我母女姑嫂三人糟塌到那個樣子，你卻丟開手不問，揚揚氣氣的去做官，以致我們中人奸計，墮入青樓。我一個好好的清白閨娃，竟弄成了路柳牆花，任人攀折。這都是你一人害的，你卻怎麼說呢？」

說著又嗚咽的哭起來。增朗之一面拿帕子替他揩著眼淚，一面說道：「那時候我那裡捨得讓你們走，聽見這個信我急的甚麼似的，只因外迫於上司，內迫於嚴父，實在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他們去做。我進京出京的時候，也很打聽了一陣，心裡要想把你們帶到廣東，卻再也訪問不出。今兒幸虧綺席重逢，也是前生緣分。」楊燕卿又問：「你在廣東這幾年還好罷？添了少爺沒有？現在到上海做甚麼？」增朗之道：「我到廣東當過兩次釐差，署過一鹽缺，現已過了知府班，本來想在與漢鐵路裡找點事體做做，看看毫無眉目，現在指省湖北預備進京引見。」

兒女是到今兒沒有生過，弄了一個人也沒有兩三年，也還沒有喜信。」楊燕卿道：「你把我們甩開了，你卻另外討了姨太太。」

增朗之道：「我要曉得你的信息，我肯另外討人？」楊燕卿道：「你們太太還不吃醋麼？待這姨太太何如？這姨太太自家人，還是堂子裡的？」增朗之道：「是廣東谷埠花船上的，我們太太呢，也不能說他賢德呢，同我身上總是淡淡的，就是你們在通州走的那幾時，總算稍為熱和些。平常同我似乎不關痛癢的光景，這其間也就難說。我討這人他倒也沒有甚麼吃醋，近來待他更好了。」

些。」楊燕卿道：「你此刻預備怎樣安頓我呢？」

增朗之道：「我們既會了面，慢慢的總好商量。」說著，楊四姐已叫人拿了稀飯上來，兩人吃過，那吹燈打烱洗面水照例的事，也不必敘他。楊燕卿到了枕上，抱怨了一陣，又親熱了一陣，真個是笑啼並作，恩怨難分。再說曹大錯晚間回去之後，覺得這重公案尚有意味，必須意委窮源。次日約計增朗之，已出關巢的時候，便信步而來。楊燕卿正在當窗理鬢，看見他進來叫了聲曹大人，曹大錯望他笑著道：「恭喜你昨天這出二堂相會，唱的何如？我也要算知趣的了罷。」燕卿紅了臉望他笑了一笑，曹大錯道：「到底你們是一段甚麼姻緣，你得講與我聽。」楊燕卿道：「唉！曹大人不是外人，我也不來瞞你，講起這事既怪他不好，也怪我哥哥不好，到底還是怪我不好。我老子是個谷師爺，就吃的他老子的飯。我老子病了，我哥想吃這個飯，就同他拜把子，拿我去勾引他。我那時才十三四歲，自己也沒主意，就聽他壞了身體。後來上司來了一個札子，叫他老子把我哥哥辭去。我哥哥不久也就病死，被一個家人把我們騙到上海。那家人把我老子、哥哥積賺的幾個錢，連我一個小兄弟，一齊拐走了。我們沒法才吃這碗飯的。」說著那珠淚又滾滾而下。曹大錯道：「原來是你西廂待月的舊交花逕，開春的豔侶，自然應該有昨日那番情景，我說不是甚麼表兄妹，但是你現在的意思何如呢？」楊燕卿道：「我今年已二十七歲的人，十載煙花，風塵備歷，早有擇人而事之心。今既遇著這位冤家，自然要想重圓破鏡。」曹大錯道：「他的意思何如？」

楊燕卿道：「昨天也探了探他的口氣，他也沒有甚麼不可，卻也還沒有定規。」曹大錯道：「這個黃州客，讓我來做罷。」

就寫了個請客單子，是本日六下鐘潔樽候光。請的是增朗之、達怡軒、任天然、王夢笙、畢韻花、管通甫、袁子仁七位。末尾注的是席設迎春四巷，楊燕如房間。一面叫人請客，一面叫了楊四姐來，叫他預備菜，同他說道：「我今天替燕如吃酒，卻替燕卿作媒，你大允也沒有甚麼不願意。你意思想個甚麼光景，你也同我說說。」楊四姐道：「我正愁他沒有下梢，今兒他做姑娘的時候，第一個情人來了，那還有甚麼說呢？我是他親生的娘，沒有不望他成功的，不過他身上的債也不少，就是那個娘姨也還得請曹大人同他說說。」曹大錯道：「只要大致不離經，增大人現在也不是拿不出來的人，總在我身上就是了。」

我現在還有事，五點鐘再來罷。」說著下樓而去。到了四點鐘，增朗之卻先來了，楊燕卿同他說起曹大錯話，他本是毫無主意的人，倒也甚以為然。不一時曹大錯已到，走進這邊房來，卻交代把對房收拾好，客來請那邊坐。稍為談了兩句，客已到齊。

入席之後，曹大錯就把增朗之、楊燕卿兩人的一番佳話，像演說的一樣，說與眾人。又向著增朗之道：「始亂終成，猶不失為君子之道。朗翁想不至做那李益王魁一流人物。」增朗之道：「這本是兄弟少年之過，今兒既承大錯先生作合，我還有甚麼推辭，一切悉惟尊命。」楊燕卿道：「今兒當著曹大人、各位大人在坐，你從前對不起我的事體，我也不說了，你今天既答應討我，我可是矢志相從。雖是殘花入門為淨，我是死生顛沛不改此心。你的心腸最易活動，若再中道棄娟，叫我怎樣呢？」

增朗之道：「我從前已覺萬分薄體，今兒既是你矢志委身，又有大錯先生及各位證盟，我有生之日，無論地角天涯，總必與你相共，才不使你有秋扇之悲。若渝此言，請諸位不再齒我增渾於人類。」曹大錯道：「好！我與天翁做個全證，請他們兩位吃個合盃兒。」於是任天然、曹大錯各拿了一杯酒，分送與增朗之、楊燕卿兩人，立者交換互飲了。大家公賀了兩杯。

曹大錯就叫楊四姐叫了那個娘姨來，向他說明與他一千塊錢，一概不必顧問。又叫增朗之拿出三千塊錢身價，除這娘姨得了一千，其餘二千皆與楊四姐，有債無債一概不管。另外拿出三百塊錢下腳出來，甚麼除牌子，送添妝，都在其內。大家見他把這風流公案斷得斬釘截鐵、四平八穩，也就各具遵依。諸位且等他們擇定佳期，再看他們團圓喜誕罷。